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五十回 賢命婦獲救回生 忠直臣溯原翻案

當時朝房內與沈禦史厚交的官員，你言我語，都說沈國清不通情理，將上封誥命夫人不備棺成殮，暴露屍骸於土中，原是欺君重罪。今被包拯拿定破綻，倘或起屍，被他救活，沈國清難免過刀而亡了。不言奸黨紛紛議論，且說包拯自己忖度，倘將孫武縱回，只恐他情虛要尋短見，反為不美，即令張龍、趙虎領了三般國寶，又邀了孫侍郎帶同沈禦史往他府衙而去。只有孫兵部倒也心上不安，不知包拯果能起屍與否，又見他邀了孫武兄弟，以故放心不下，便同至沈府而來。當日包公緣何抹煞李太後之事不提，單奏楊、狄、孫、沈之事，只因尹氏的屍骸過不得七天，倘至七天，就難以還陽了，故以救活性命為先，將李太後之事暫且丟下。

且說包公進了禦史衙，孫家兄弟並至，沈禦史只得引至裏廂，大小衙役吏人等吃驚不小，議論紛紛，不明大人犯了何法，包公來抄沒家產。當日沈禦史指明埋屍之所，包公與孫家兄弟，一同舉目，果見一叢月桂，是新種植之象。包公立差排軍，將泥土扒開，扒去泥土，仍覺陰風慘慘。穴內女屍，面目如生，略不改色。包公嘆息道：“可憐一位賢德夫人，遭此一難！”二孫兄弟，也覺駭然。沈禦史見了，心中煩悶，默默不言。包公又道：“這屍骸是你妻否？”沈禦史說：“是。”包公又吩咐董超、薛霸二役，小心細細起屍。兩個排軍領命，即將屍骸悠悠扶起，安放僻靜所在，又命張、趙二人，將溫涼帽子戴在夫人頭上，還魂枕扶置首下，返魂香放在身上，令四排軍遠離，令丫環侍女近前。

二孫兄弟心中焦悶，不想包黑之言完全應驗。正要別了包拯回衙，只見包公冷笑道：“排軍速將孫侍郎拿下！他是朝廷重犯，那裏放得？此法律當然。”排軍領命，即上前將孫侍郎拉定。孫兵部見了大怒，挺胸直前，喝道：“包拯！你非奉旨，怎生胡亂拿人？快些放了吾弟，萬事全休，若不依時，與你一同面君。”包公冷笑道：“這案子有你令弟在內，他原是朝廷犯人，是非且待尹氏活了，再分皂白，若詢問後有罪時，應該究辦，倘若錯拿無辜，定罪下官。大人且請回衙，休得多管。”原來孫兵部仗著龐洪之勢，黨羽相連，橫衝直撞，欺侮同僚，單懼包拯的硬性，當日含怒不言，吩咐打道回到龐府，另有一番忿話，不提。

單表包公令排軍兩人，押了孫武、沈國清一同收禁天牢。但侍郎不上刑具，只因未奉君命，止拘阻他不得回衙，恐眾奸黨等又生枝節。當日沈府家人僕婦，個個嚇得驚慌無措。包公在禦史府中，只待救活了尹氏，然後回衙門供。又吩咐公堂上面，炷上名香，包公下跪，叩禮當空，告祝上蒼，過往神祇，地府閻君，本都城隍，伏惟鑒察，說明奸臣誤國之由，立心秉公報國之意。禱告已畢，仍起而坐於公堂。自有沈府家丁遞送茶湯。是日天晚，將近黃昏，另行佳釀美饌送與包公用畢。不表。

且說孫兵部來到龐府謁見國丈，龐太師聞言呼道：“賢婿你到沈府去過，可知事情怎辦？”孫兵部道：“岳丈大人，休要提起，可惱這包黑全無半分情面，一到沈府，果然於泥土內起出一女屍骸，面目如生，並未腐消。又將吾弟攔阻留下，說他是案內之人，難以釋放，因與沈兄一併收禁了。倘若尹氏果被這包黑賊救活還陽，只優究明此事，吾弟與沈兄即難逃遁了。”龐太師聽罷，不勝煩惱。又深恨包拯不往陳州，特趕回朝，偏究此事，老夫也有乾系，日夕使吾不安。便道：“賢婿，吾想沈國清平日之間，十分精細能乾，今此事愚呆了。妻死緣何不備棺槨埋葬，胡亂埋於土內？況屬冬天，自然肉體不消化了。聖上三般還魂活命寶貝，出在東洋高麗，太宗時入貢，留傳至今。前者包拯曾救過被冤兩命，今尹氏又經包公領辦，必能復活還陽。被他突出真情，二人正法，難免一刀之慘，連老夫也有礙的。今日事情破綻盡洩，即深宮通線，也難解救得兩人之命。”孫兵部聽了，長籲一聲道：“可憐吾弟一命斷送於包黑賊之手！”

翁婿之言慢表，且說包公是晚用膳畢，已有一更將殘，只覺得寒風慘慘，青燈一明一暗。家人侍女在旁，將尹氏夫人聲聲呼喚。少停初二鼓，包公早已傳命他家人於夫人睡處，遠遠用火盆四圍烘暖，不一刻，只見夫人手足微微轉動，一呼一吸。有張、趙二人遠遠瞧見，啟上包大人道：“尹氏夫人轉活還陽了，手足已有活動的情形。”包公聽了言道：“他還陽好了，然他在土數天，身體定沾了寒土之氣，速備姜湯，與他吞下才好。”二役傳言，有侍女忙往取姜湯傾灌夫人喉中。包公復叩禮上蒼已畢，已有三更時分。尹氏夫人身體移動，雙目微張。包公離位遠遠觀瞧，心頭喜悅，又命取回三般寶貝，道：“夫人身負冤屈，歸陰數日，今幸喜還陽，皆聖上寶物之功。”又吩咐沈府家人小心扶起夫人。又叫眾侍女殷勤守護，不要臥睡。眾侍女遵著包公吩咐，挽夫人進內，小心伏侍沐浴更衣。又有家丁婦女不下百人，都說包大人神手清官，將我家夫人救活，交頭接耳，不勝喜歡。

且說當夜包公又喚役人將後庭土穴填平，吩咐從役一同回府，已是四更時候。至天將黎明，帶了三般法寶，要繳還聖上復旨。這時天色尚早，君王尚未坐朝，文武官員都在朝房候駕，尹氏夫人復活，文武官知者很多，都說包公是位異人，將人救活，莫非他不是幾間之人？不拘忠佞都有話說。只有孫秀、龐洪心中納悶，有什麼心思來答話呢！不一刻聖上登殿，文武大員呼拜已畢，分班侍立。有包公執笏當胸，俯伏而奏道：“老臣包拯見駕！”聖上先詢問尹氏之事。包公奏道：“臣啟陛下，那尹氏已於昨夜二更時候還陽。再生之德，皆叨陛下洪恩。今臣復旨，並繳還三般法寶。”天子聽了，喜氣洋洋，言道：“活人之命，功德彌天，今包公數次救活枉死之人，乃代天活人，其功不小，上帝賜福無涯，如此朕也難及了。但以後如有被屈身亡者，又請此寶，如此拿來拿去，豈不周折費事？如今就將此三般寶貝賜與卿收藏，以後若逢冤屈枉死，便宜行事搭救可也。”包公謝恩，又奏道：“昨蒙陛下命臣審究李沈氏呈狀重案，伏乞陛下將邊關楊元帥本章，並沈氏禦狀，一併賜交於臣，核對分明，並求救發焦廷貴與臣，方能面質詳明。”嘉祐君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命內侍速取來邊關本章，並李沈氏的禦狀。又下旨天波府，立取焦廷貴，一並教交包公究明復旨。包公領旨，收接了本章禦狀，嚇得龐洪渾身汗下，手足俱麻，想道：昏君主見不善，發交本章猶可，這紙禦狀關係不小，包黑好不厲害，非比別位官員可以用些情面的。李沈氏乃婦女之流，倘究查起禦狀來，何人代寫，那沈氏縱生鐵口鋼牙，也難抵他刑法厲害。倘招出狀詞是老夫做的，那時烏紗帽子戴不牢了！

不表國丈著急，且說包公將本章禦狀一一看畢，又啟奏道：“楊宗保的本章上，只有狄青一人退敵。”包公又說：“孫武到關，不查倉庫，只詐賊銀多少，並未詢及失衣冒功的緣由，與李沈氏所呈狀上情節毫不相關，此是破綻機竅。況楊宗保身居邊關主帥，執掌兵柄二十餘載，數世忠良將士，朝中棟樑，即聖上也知他是盡忠報國之臣，他怎會私庇狄青，而傷害有功！他既非奸貪之輩，斷無欺君之行。從來婦人告狀，定有主唆之人，臣問案多年，屢試十有九驗。那沈氏乃婦女之流，那有此潑天膽量？內中豈無膽大勢狠之人唆拔他？故敢放膽冒闖，來冒犯天顏。當此之際，陛下也須追究主唆之人，若非尹氏訴冤，險些被奸臣以假作真，而忠良反遭誣陷了！”天子聽了，說道：“當時原是朕未細究，包卿可知主唆呈狀者是誰？”包公推測，十有八九是國丈專主，但想，這奸人非別人可比，女在宮中做貴妃，得君寵幸，料想今日扳他不到，我且留些地步，也罷。倘若不提出唆狀之人，反被這老奸言我無知識沒用了。不免說出機竅之言，恐嚇他一番便了。因開言道：“臣觀此狀詞，句句厲害懇切，平常人吐達不出，定然是朝中大臣主筆，方得有此狠烈之詞。待臣嚴究出其人，定不輕饒，只求陛下準臣嚴究。”國丈聽了包公之言，面色由紅而白，又插不得言。天子又道：“包卿，朕思朝內大臣，盡是忠良，李沈氏又在邊關，去此數千裏，小小武員之妻，怎能結識朝內大臣？據朕思來，還是邊關上書吏挑唆，卿也不須深究其人了。”包公道：“臣啟陛下，並不是臣定要追究主唆之人，但這主唆者，看得法律甚輕，居心太狠，要害盡忠良，方得稱心。據臣愚見：其狀定必朝內奸臣所做的事情。此等奸佞，全不顧名節，只貪財帛。李沈氏雖不認識朝內大臣，然只用了財帛，不結識也可結識了。”國丈當時渾身流汗，暗恨包黑賊當駕前挑起老夫的心病，巴不得君王不再詢問，立即退朝散去。

豈知君王偏偏不會得國丈之意，即道：“包卿，既知朝內大臣主筆，可知何人？”包公又奏道：“此狀詞是一品大臣，權勢很重的禦戚所寫。”國丈欲待插言辯駁，又因涉及自己，多有不便；欲待不言，又怕這包黑說出他事來，實是進退兩難，懊悔錯乾此事。君王聽了包公說到朝內一品大臣，又是禦戚，心中豈不明白！倘或被他說出來，朕亦無法處分，不如及早收場為是。因道：“包

卿，朕思主唆之人，非是正案所關者，卿不須多究了。”包公也猜得君王之意，定礙國丈之故，只得做個人情，稱言：“領旨。”當下退朝。

不知如何審辦群奸，且看下回分解。